

21世纪中国第一个文学思潮正式宣告诞生

新千年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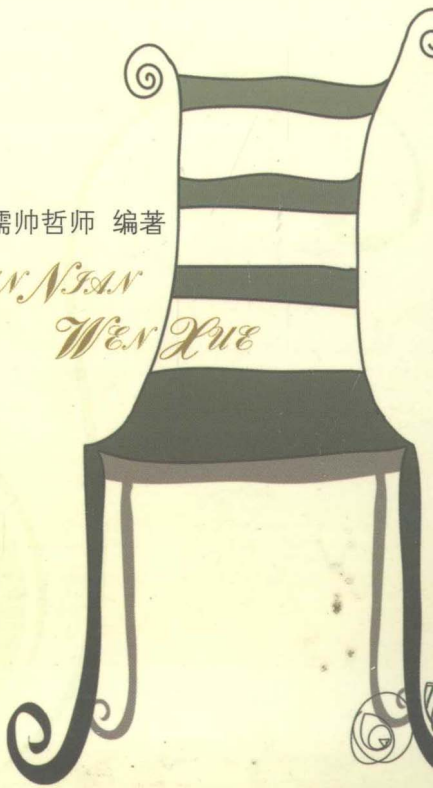
——北大中文论坛十作家短篇小说精选

廿一行 海汐子 儒帅哲师 编著

XIN QIAN NI JIAN

Wen Xue

远方出版社



新千年文學

——北大中文论坛十作家短篇小说精选

廿一行 海汐子 儒帅哲师 编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千年文学:北大中文论坛十作家短篇小说精选/儒帅哲师等著.—1版.—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8.9

(枫叶集)

ISBN 978-7-80595-532-2

I. 新… II. 儒…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4060 号

枫叶集

新千年文学:北大中文论坛十作家短篇小说精选

编 著 廿一行 海沙子 儒帅哲师
责任编辑 张 宇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
印 数 3000
字 数 130 千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595-532-2
总 定 价 600.00 元
本册定价 22.0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走向新千年的文学创作

——北大中文论坛十作家新千年实验小说序

文/田俊武

—

中国 20 世纪现、当代文学创作，曾经有过昙花一现的辉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在向西方文明的学习模仿中开始了自己文学的现代性进程。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高潮是产生了三个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大师，它们是鲁迅、沈从文和老舍。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白话文小说。其代表作《阿 Q 正传》不仅刻画了一个旧中国社会里的典型的农民形象，而且通过这个形象批判和揭示了以“精神胜利法”为标志的丑陋、麻木、愚昧的中国的国民性。鲁迅的小说不但在当时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而且对中国后来的现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沈从文对中国 20 世纪文学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边城》。作为一部中国乡土抒情的经典之作，它表面上表现的是湘西的人性之善和人性之美，在深层上却是塑造了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这个诗意的中国形象，可以从两个方向来理解。一是人性之善和人性之美，二是在悲剧性、忧郁、哀婉的气氛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深沉的命运感。

老舍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总格局中的地位，是与他极具

艺术魅力的独特风格分不开的。他所塑造的独特的人物形象谱系和悲喜交融的幽默艺术，根本上来自他文化心态中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交战冲撞。他在北京市民社会本色的生活中同时挖掘传统文化的阴魂与亮色、负面与正面，既透视国民的劣根性，又希望以中国传统的道德人格为参照，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寻觅道德人性、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来补救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的危机，弥合新旧文明的断裂和人的异化。

二

在十七年文学中，昔日唱着《夜歌》和《我为少男少女歌唱》走来的何其芳停止了歌唱；昔日以湘西风土人情打造诗意中国的沈从文改行做丝绸和服饰研究；昔日以《围城》而闻名世界的钱钟书一头扎在了故纸堆里；昔日写过《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艾青，为了表现所谓的工农兵生活，居然写出了“杨家有杨大妈，她的年纪五十八，身材长得很高大，浓眉大眼阔嘴巴”这样的句子。不管是十七年文学还是10年“文革”的“样板戏”，都昭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这一时期的没落。

长达10年的“文革”结束后，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再度繁荣。在民族灾难和个体苦难的双重创伤记忆中，以“归来”作家和“知青”为主要创作力量的当代作家开始把个人倾诉欲望和疗救社会的文化理想带入文学创作，普遍开始历史苦难的叙事重现，因此掀起了所谓“伤痕”、“反思”、“知青”文学的创作浪潮。这一再度繁荣的结果也使三个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当代作家出现，他们是张贤亮、王小波和高行健。

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被评为“100年来最有影响的100本书之一”，张本人也被评为“百年来最有影响的百位作家之一”。在《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两部小说中，张贤亮创造性地利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心理机制与人格结构作为中介，在

对社会深度批判与反思中又包含了深度的心理批判，而这一切都使得他的作品既具有创作手法的新颖性又具有历史的深度感，将中国“左倾”路线乃至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迫害揭露得淋漓尽致。

到了九十年代，被称为“文坛外高手”的王小波，创作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在王小波的后现代小说中，艺术价值和思想性最高的是《青铜时代》，其中三部小说的主题都很鲜明：《万寿寺》是关于人类精神家园的，《红拂夜奔》是关于人类生存境遇的，《寻找无双》是关于智慧遭遇的。此外，被誉为当代文坛最美的收获的《黄金时代》，以游牧和狂欢精神，对自己的苦难时代的记忆采取了超越性的观照。《白银时代》以及《二〇一五》、《未来世界》等作品则以幻想的方式，用黑色幽默的笔调，勾画了生活在规训社会乌托邦话语下人们的荒诞生存状态。

高行健的《灵山》上溯中国文化的起源，从对远古神话传说的诠释、考察，到汉、苗、彝、羌等少数民族现今民间的文化遗存，乃至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通过一个在困境中的作家沿长江流域进行奥德赛式的流浪和神游，把现时代人的处境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在巨大的历史时空中揭示了人灵魂裂变的过程。

可惜张贤亮未能沿着自己的创作道路走下去，在经济大潮滚滚涌动之中，他耐不住寂寞，投笔经商去了；王小波苦苦寻找中国人精神的家园，却不幸累死在自己的书屋中；高行健最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却加入了法国籍。中国当代文学，又进入了沉沉的暗夜。

三

2000年秋，美国著名学者卜希利斯·米勒教授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扔下一颗重磅炸弹：“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文学即将走向“终

结”！这一从世界格局考察中得出的文学消亡论似乎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日渐消亡做出了注脚。2006年11月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怪论又再次刺穿中国当代文学敏感的神经。“中国当代文学消亡论”一时成为中国当下争论不休的话题。中国当代文学消亡了么？如果消亡了，谁来发起一场新的文学革命呢？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性。辛亥革命前后的近30年间，文学同当时整个文化思想领域一样，充满了萎靡，没落景象。它失去了古代文学的艺术辉煌，又没有现代文学的民生关注。黑幕、艳情、武侠、侦探、官闱为基本题材的黑幕派、鸳鸯蝴蝶派的小说风行一时，文学沦为少数文人消遣、营利以至相互标榜或相互诋毁的工具。然而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很快，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号角就再一次催生了文学的繁荣。同样，在中国当代文学陷入沉沉的暗夜的时候，一个新的文学运动亦即新千年文学运动也正在中国大地悄悄兴起。

新千年文学运动是由一批不满于中国当代文学消亡的学者型青年小说家发起的。他们在高等学校系统接受过文学和哲学教育，对西方和东方的文学和哲学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们隐匿于喧嚣的功利社会之外，冷眼细察中国当代文学的弊端，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宣告一个新的文学运动的到来。

四

率先在中国吹起新千年文学运动号角的是北大中文论坛里的十位青年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他们是儒帅哲师、廿一行、海沙子、刘小波、格夜、浅唱低吟、侯磊、涂草等。他们以自己迥异于旧范式文学的创作为新千年文学运动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佐证。

儒帅哲师，24岁时在研习中外文学批评理论和后现代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游牧诗学(谱系学)小说批评理论，并在两年后构

建了以诗与思为本源的小说本体论理论。在这期间同时进行小说创作,在继承了中国曹雪芹的古典主义、鲁迅(后)现代主义小说精神的基础上,融合学习和借鉴西方乔伊斯、昆德拉等作家的小说艺术技巧,创作了一系列后现代主义的先锋实验风格与传统的古典悲剧精神相结合的后古典主义小说。

廿一行主要致力于后现代游牧文学和新千年诗与思文学的小说创作及理论建构。以尼采、海德格尔哲学为理论媒介,提出了“诗意、解蔽、冥思”三大创作理念;以鲁迅、萨特的介入精神为文学行动的旗帜;艺术上广泛吸收普鲁斯特、卡尔维诺等现代、后现代小说家的艺术精神;在“人类神话诗”和“原始童话诗”两种创作范式下,率先以小说创作和文艺批评介入时代;通过诗意性小说的创建,为人类筑造通往远方的诗意栖居。

其他新千年文学作家如海沙子、刘小波、格夜等也都有自己作为新千年文学实验的独特创作。例如:海沙子关注当代人的精神境遇,在小说中传达出存在主义式的生存感悟和体验;刘小波借鉴了卡夫卡、博尔赫斯、贝克特、鲁尔福等多位作家的现代、后现代小说艺术手法和表现形式,继承了现代主义小说的深度模式和内在精神向度,以形而上沉思表现和探寻了时间、梦幻、死亡、迷宫等主题,表达了小说的形而上的艺术追求。

浅唱低吟的小说将超现实主义与村上春树式的怪诞结合在一起;通过人性异化的寓言,表现了现代生活的光怪陆离和现代人身份迷失、人性隔膜、梦魇般的精神状态。涂草的现实主义心理小说丰富了现实主义小说的精神内涵和表现维度;侯磊的小说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元小说等多种手法,熔为一炉,把文学的中国化、地域化和世界化、现代化结合成一体,内容深入沉实。

格夜的小说语言有着纳博科夫式的精致、华丽和机智,以个人的生存境遇体验物质主义泛滥、工具理性盛行、人性堕落时代的精神贫困,展现了现代人精神漂泊无根的生存图景;aerodreame的语言弥漫着博尔赫斯式的凝练,对时间、存在、生命、人生等一系列

主题,做了不同的形而上沉思;像这样细细听的荒诞叙事和意识流,使小说看似凌乱,然而剪切跃动,编排合理,有康定斯基绘画式的音乐节奏与画面交错感。

五

虽然他们的文学创作不为主流文坛所认可,虽然他们的创作被当代某些处于霸权地位的作家认为是异端邪说,虽然他们的文学创作可能还处在探索阶段,但他们毕竟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学范式,像雄鸡的一声啼鸣,驱赶走暗夜的遮蔽,迎来新千年文学的曙光。

我们看“五四”时期胡适和刘半农的白话诗歌,也许会为它们的不太成熟而感到好笑,但正是这些探索中的白话诗歌催生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到来。北岛、杨炼、舒婷、顾城等为代表的诗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发起的“朦胧诗”运动,尽管也遭到了以艾青、臧克家、公刘等所谓著名诗人的抵制,但毕竟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留下了一席之地。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相信由儒帅哲师和廿一行等青年作家和理论家发起的新千年文学运动,必将冲破中国当下文坛的沉沉暗夜,催生出无愧于时代的新的文学范式,使中国当代文学真正走向世界!

(田俊武:英美文学博士,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

新千年文学宣言

廿一行 儒帅哲师 执笔

I 世界语境与时代召唤中的新千年文学

1. 世界黑夜贫困时代的文学旅程

我们说世界黑夜,并非意指一个暗无天日、动荡不堪的世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反而是一个科学、理性、权力话语强行揭示、规制一切的技术性的白昼。我们说贫困时代,并非意指任何物质财富匮乏的时代,而是意指技术性白昼笼罩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人类心灵的双目被科学、理性、权力话语的强光刺盲,人在一切神性、本源之域、互成关系中保有的本真存在被遗忘,人类的精神漂泊无根,在痛苦、沉沦、漂流、甚至麻木的无知觉中沉入暗冥的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

笛卡尔宣告“我思故我在”。我思,于是理性出现了,主体出现了,对象化出现了,人从世界之中超离出来,世界在人的眼中成为图像,上帝所代表的超感性世界、至善、必然性、信仰、仁爱被插上了沉痛的第一刀。卢梭、夏多布里昂、华兹华斯、柯尔津治、荷尔德林,都是这一贫困时代的艺术家。他们在对现代文明沉痛的失望中,找寻自然、回归、异域、神性。而到20世纪,世界黑夜贫困时代终于达到夜半,夜到夜半也即最大的时代贫困。艾略特首先把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喻比成荒原;里尔克揭示了贫困时代的深渊;特拉克尔道出了大地上的异乡人。然后卡夫卡叙说了荒诞,加缪既

描述了以冷漠对抗荒诞的局外人，又高扬了反抗命运的西西弗斯精神。这时期，海明威写出了时代的迷惘和人的抗争，贝克特道出了我们在等待一个戈多。然而临至20世纪后半叶，反抗消失了，连戈多也不再等待，迷惘变成了垮掉，身体里的牢狱和野狗被畸形地释放，一切陷入后现代废墟上的自我放逐和虚假欢狂。亨利·米勒式的放纵，垮掉一代的嚎叫，黑色幽默的绝望乃是贫困时代夜到夜半的象征。

2、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融合

二十世纪下半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黑夜时代正式在西方形成的时代。在这个技术主宰一切的时代，虚无主义和生存异化同时成为时代的最深重的困境。然而由于社会规训、文明异化的矛盾来得更为突然、直接和易见，人面临着被社会规训、异化为机器、非人、工具的危险，人的主体性遭到了瓦解和质疑，因此人以主体性寻求价值克服虚无主义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由于主体的崩塌而被搁置和摒弃了。反抗中心，逃逸社会的规训成了后现代的当务之急。克服虚无主义的时代主题就这样被反抗生存异化的激情所掩盖了。这便是后现代主义文学显露出严重的价值虚无主义的原因。单纯反抗虚无主义和单纯反抗生存异化的文学都不能驱散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召唤着一种同时对抗价值虚无和生存异化的文学。这便是现代主义文学精神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的融合。

后现代主义在反抗规训社会，解构宏大话语，摧毁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同时，却又隐藏着无根基性，过度轻飘的危险。面对这种困境，利奥塔第一个对后现代主义的发展状况做出了总结，把后现代主义的重心从反规训、解构、逃逸的拆解性转移到多元、共存和安置的建设性上来。在利奥塔那里，后现代主义成了一种方法论，成了一种精神气质，成了一种灵活性的策略。如此一来，利奥塔便为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融合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多元

共存的时代，我们既要继续反抗、解构和逃逸一元化的宏大叙事和中心，又要着手重建和安置现代主义为我们创造和留下的精神价值。一元神圣论变成了多元神圣论，世界成为和谐共存的整体，每个人都被允许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救赎和生存之路。

3、新千年文学的先驱

多元时代的到来，也必然同时召唤着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融合。在小说方面，20世纪后期的昆德拉、卡尔维诺、艾特玛托夫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先驱性的表率。昆德拉偏重于“勘探人类被遗忘的存在”的解蔽之思，其《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不朽》等作品为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融合提供了一种哲思模式；卡尔维诺更偏重于在大地上筑造诗意栖居的诗之创建，其《寒冬夜行人》、《看不见的城市》等作品则为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融合提供了一种诗意的模式；艾特玛托夫在迈向新千年之际以断头台的象征对世界黑夜的贫困做出了深思和总结，他的《一日长于百年》、《断头台》等作品又为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融合提供了一种星系模式。一如波德莱尔、福楼拜、陀斯妥耶夫斯基三位十九世纪的先驱为现代主义文学开辟了前路；昆德拉、卡尔维诺和艾特玛托夫也以先行者的远见卓识为二十一世纪的新千年文学开辟了新的出路。

而曹雪芹、乔伊斯、普鲁斯特已然超出了单纯的时代性，道说了人类精神的永恒性的漂流、寻找与还乡。他们乃是新千年文学以及一切时代小说创作的永恒性典范。萨特、加缪小说以尼采式的抗争为新千年文学准备了希腊式的悲剧抗争精神。此外，卡夫卡，博尔赫斯作为贫困时代率先入于深渊中的先行者，作为人类生存境况和精神际遇的记录者，他们以诗与思的画笔刻下了深渊深处的标志。他们都是新千年文学在小说领域最主要的先驱者。移至现代中国，鲁迅以接近尼采、萨特、加缪的方式无疑成为新千年文学的第一位伟大先驱，而王小波以接近昆德拉和卡尔维诺的方

式成为新千年文学在上世纪末最临近的另一位先驱。

4、新千年文学的内涵

新千年文学是面向人类新的千年,总结上个千年的经验教训,在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里寻找克服虚无主义和生存异化的道路的文学。它试图通过对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融合,突破与超越,用思与诗的精神观照生命、勘探存在、筑造人类的精神家园。新千年文学既要肩负解除时代遮蔽,摧毁逻各斯话语霸权,解放生命自由的后现代主义使命;又要以现代主义文学的求索精神,引领人类疲惫的精神走向还乡之途,在精神的游牧和还乡中筑造大地上的诗意栖居。

新千年文学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鼓励创新,博采众长,促进东西方融合的,意义深远,视野广阔的创新潮流。它允许多种文学流派的共存和争鸣,允许不同的文学群体和个人寻找适合自己的克服虚无主义和生存异化的道路。事实上,它更应该成为一场带动中国乃至世界文艺复兴的自觉性运动。新千年文学摒弃以创作者出生的年代划分作者群的辖域化做法,它反对脱离时代精神和民族灵魂的飘浮式、虚假介入式、形式主义式、媚俗式创作,但允许任何作者突破自身的创作局限,加入到新千年文学的多样化建设中来。

II 新千年文学在中国产生的必然性

1、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

在二十世纪的上半期,中国传统的儒、道、释文化在西方现代文明理念的冲击下丧失了统治地位和文化领域中的核心影响。中国在向西方文明的学习模仿中开始了自己的现代性进程。出现了

以新文化运动和鲁迅为中心的启蒙文学；以郭沫若、郁达夫为中心的浪漫主义文学；以茅盾、老舍、巴金为中心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为中心的京派文学则通过向禅境、道蕴、儒风的回归表现出了东方式反省文明，寻求解教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而以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为代表的上海新感觉派则初具了西方式现代主义的风格。但是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未能进一步得到充分发展。

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先锋派、新历史、寻根小说等现代派、后现代派式的尝试。但余华、残雪、马原、格非、贾平凹、莫言、韩少功、陈忠实这一代作家的创作或者只是模仿西方的手法形式，在残酷叙事、潜意识写作、反小说、叙事圈套上做文章；或者只是以后现代解构精神标榜，实际上将后现代做了肤浅化的误解；或者把无意义的审丑等同于后现代的反叛精神，陷入了盲目的低级趣味；或者只是披上了传统文化的外衣，并没有真正地切入传统精神的魂魄。因此这一时期的现代派、先锋派创作只是有形无质、有名无实的飘浮、隔膜于时代和民族灵魂的创作，是一种伪装模仿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学的精神性贫乏的实验。因此难以以为继，昙花一现。这一时代的作家受到时代条件和个人文化底蕴的限制，还不能真正地领悟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及反抗虚无主义与生存异化的内在精神。

2、鲁迅与王小波的先驱性

东方和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根基和历史传统以及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因此东方的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必然与西方有着不同的表现。东方的现代性进程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和文化入侵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因此东方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发生了另一种形式的“上帝之死”。由于东方不存在西方的基督教传统，因此东方化的“上帝之死”只能是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心的衰亡。然后，东方在向西方的学习和模仿中，结合自身的国情，在短短的数

十年时间里,将西方几百年来的文学历程几乎依次演练一遍,直到发展出自己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西方在古希腊和基督教精神的感召下寻找传统和出路,东方文学则在向自身的传统寻求出路的同时,也借鉴日益世界化的西方文化资源。

在20世纪前半叶,鲁迅超越同时代其他作家,思索了世界黑夜时代人对生命主权的遗弃,人之精神意志的日益贫困和衰弱,并且发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大声疾呼;20世纪后半叶九十年代,熟悉福柯哲学、昆德拉、卡尔维诺小说和法国新寓言派作品的王小波同样超越了同时代作家,思索了诗意贫困时代人对本真存在的遗忘,人之诗意精神的日渐衰微和贫弱,并且提出了“智、性、趣”的三大召唤。在“智、性、趣”的口号下,把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解辖域化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寻找精神家园融合在一体,在中国乃至世界,为新千年时代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开拓了前路。

3、进入新千年时代的中国文学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城市越来越向着资讯和科技膨胀泛滥的后工业社会发展,随着消费型社会和网络时代的到来,高科技力量越来越趋向符号化、讯息化、复制化。社会的流行价值观不断更换,传统价值受到更强烈的冲击和颠覆,人的情感和自由越来越被技术社会所异化和束缚,信息泛滥使人们无法把握真实,在技术制造的超真实中游离于真正的生活世界。于是,人失去了传统的价值之根,在不断变幻的消费性价值符号中飘移。人与世界隔膜,与时代隔膜,与社会隔膜,与他者隔膜。中国开始进入了世界黑夜贫困时代的大文化语境,生存异化感和价值虚无感越来越成为年青一代的精神困境。小资文学以及八十后青春文学的迷惘、感伤、颓废、唯美情绪便是中国文学正式进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语境的先兆。

由于价值虚无和生存异化同时成为新千年时代中国文学面临的问题,所以中国现阶段的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不光

要同时向西方经典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借鉴经验,更要深入地领会学习昆德拉、卡尔维诺、艾特玛托夫,以及王小波等人开创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相融合的新传统。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国家民族气质、文化根基、经济政治发展的状况不同,必然导致其文学特性的差异。因此,中国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又必须在自己的民族之根,传统精神的基础上发展独立的个性。在西方文化越来越成为世界性文化语境的年代,中国的新文学必然既有现代化、世界化的一面,又有着民族化、东方化的一面。新千年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将在广泛学习,共同发展,彼此融合中不断探索新的道路。

Ⅲ 新千年文学的精神品质和艺术内涵

1、思与诗在小说中的融合

时代的困境对新千年文学发出了诗意、解蔽、冥思的召唤。文学家越来越无法逃避与哲学(特别是现代哲学)的亲密接触。由于海德格尔哲学融贯东西的特征,由于思与诗的精神切近中华民族的灵魂气质,因此思与诗在小说中的融合成为文学切入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走向新千年文学的最重要标志。现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具有无可比拟的“综合性”优势。它应该也可以在这种贫困的世界黑夜时代毅然承载起诗与思之伟大任务。

2、泛存在主义的创作精神

现代主义文学与作为其延续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一股泛存在主义的创作潮流。自从叔本华、尼采把人的存在从抽象的形而上学话语中解脱出来之后,人就开始不得不面对自身的孤独无依与漂泊。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寻找存在之根和追求存

在自由的文学。作家应该在昆德拉所说的“勘探存在”中书写时代的寓言与生命的沉思。

3、在现实、艺术、思想中游牧

世界黑夜在规训时代趋向其夜半。在这样一个与前现代时期全然不同的规训时代，福柯和德勒兹的思想将影响和引导文学艺术愈加向深度解蔽和精神游牧转型。我们需要丰富文学之表现手法，同时，高扬文学之精神姿态，将游戏与狂迷引入文学。学会战斗，学会逃逸。在现实、艺术、思想中游牧。反抗规训和生存异化，解构逻各斯中心话语，以游牧精神作为对抗辖域化的生活美学，筑造生成大地上的诗意栖居。

4、创建诗意栖居

对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技术生产的批判是基于一种对时代的盲目对象化思维的解蔽和批判；对自然、人与万物共存、家园意识的唤醒是为了构筑一种人在大地上和谐的、诗意的安居。人不仅需要现实实践中保护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休戚与共，人亦须在精神心灵上学会自然本真、与万物共在，归属大地，因此便需要有解除时弊、归返本性、寻找栖居的文学。

5、强行解除时代遮蔽

由于贫困时代已然夜到夜半的过分的贫困，由于这种贫困已然导致人们连时代的贫困这一事实本身都无法察觉到。于是，新千年文学在其最初的早期阶段又不得不首先因应时势地成为一种强行解蔽的文学。这一时代，人类心灵的双目已被世俗遮蔽太深，诗歌和哲学都已然无能入于常人之耳。小说必须担当起这一解蔽贫困，命名神圣的伟大使命，必须走向生命存在，走向本体论，走向诗与思，走向博采众长的百科全书化。